

## 暖春

瀛苑副刊

■文/宋致靜 圖/cch

殷殷切切的，我在期盼新年。

除舊布新該是無比忙碌的時刻，但二十歲的尷尬年紀，父母暗自衡量著不太適合像小時候般，把我繼續呼來喚去，然而希望我能像個大人，自動自發的幫上什麼忙，也不容易。於是每天只好不冷不熱的問著：學校幾號開學？學費繳了沒？下學期選了什麼課？連這些都說完了，接著大多時候我只好盯著嘻笑怒罵的電視，聽冬雨滴答滴答，勉強掩飾著無話可說的靜默。

成年上大學以後，我就像每個人走過的路一樣，就連蝴蝶也是這樣破繭而出的，一絲絲剝落童年離開家，這個世界總是說這樣的過程是茁壯，是獨立，是堅強，每個小孩都是這樣長大。慢慢我就開始遺忘，從前我都是背著小學書包，蹦蹦跳跳的衝進家門裡，每天每天嘰哩咕嚕的纏著大人們說些什麼？

陰霾滿天的日子裡我常想，平常和朋友甚至師長，笑笑鬧鬧的情形哪裡去了？最骨血相依的父母，最熟悉的親人，怎麼我找不出一點歡樂的方式應對？我們似乎都不習慣這個我沒有打工，沒有理由在外頭待著的假期。當我已經不是單純的童顏，他們頭上也早就有了白髮，這每天面對面的假期就變得太過漫長。

於是我如此期盼新年，從前過年可以改變好多事，犯錯也不嚴重了，考不好試也不那麼重要了；那麼現在震耳欲聾的鞭炮或許能轟開沉重的鬱悶，亮紅鮮豔的春聯或許能為家裡招喜招福。什麼都好，總要有能讓我們都閒不下來，不必對坐枯萎最後一點笑

意的事情去等待。

但終於將近除夕，我們母女卻吵了一架，就為了件她替我買的灰底粉紅邊毛衣。明明知道她期待的是我開心收下，我卻淡淡退回；明明清楚我厭惡被逼迫，她卻不甘心軟語相勸；明明雙方都想著大過年的別為了小事吵，卻又一句句快速地吐出傷人的話。但越是相似，我們更不願傾聽對方，怕聽著聽著，讓自己澎湃的中心意識風平浪靜下去。爭論的最後，她狠狠摔上房門，我撫著氣痛的胃頹然坐在客廳。忽然感覺天好冷，即使靠海的淡水都沒這麼冷。

我們冰涼的賭氣持續了兩天，除夕早上回了奶奶家，才迅速在臉上堆出微笑。想想多像齣鬧劇，和最親密的人莫名其妙的爭吵冷戰，卻因為不相干的別人看著而熱絡起來，各自扮演好母慈女孝的角色，而畢竟長到了二十歲，遮蓋情緒早已經絲毫不難。

直到來吃年夜飯的親戚們都在快樂的噓寒問暖後坐上了麻將桌，我放下報紙，看見媽媽單獨站在廚房裡洗菜；水聲嘩嘩裡，摻雜了院子裡的洗牌聲，贏錢興奮的誇張笑聲，輸錢扼腕的嚷嚷聲；奶奶房裡的電視清晰傳出新聞，孩童尖叫與疾速的刺耳沖天砲遙遠模糊的飄散開來。

而她一個人站在那裡，在一浪浪的聲音裡把水關了，門前長串的鞭炮卻跟在後頭霹哩啪啦的響了起來。我走到她身邊幫忙摘起菜葉，才摘了幾片蟲咬過的高麗菜，瓦斯爐上的燉湯波波作聲的開鍋了，我轉身伸手關小火，一陣暖風吹開雲朵，陽光就溫吞的照幾塊進來，她啊唷了一聲：「半邊臉曬黑很難看啊！」我笑笑，說：「天氣很好啊！」「嗯。」她開始切滷菜：「等一下跟我去走走吧！」「喔。」

沿著奶奶家附近菜園用來灌溉的小溪流走，幾棵紅櫻重重疊疊，層層漸漸，雲朵彷彿都映成了粉色。「欸這櫻花開得好美喔！春天來囉！」她甩著手運動，邊走邊說。我

沒有挽著她的手，雖然小時候我都是拉著她的手，穿著她買的粉紅小洋裝，一面拉著她，一面要小心腳下的雪白娃娃鞋不要沾了泥巴。但那是好久好久以前了。

她悠悠揚揚的唱起了好老的歌，施孝榮的拜訪春天：「那年我們來到小小的山巔，有雨細細濃濃的山巔，你飛散髮成春天，我們就走進意象深深的詩篇……」我聽著，倒是想起了前幾天看的余秋雨《霜冷長河》：「把春夏秋冬依次過完，這就是所謂年，把身邊的日子一點點過完，這就是所謂人生。」

過年了，我知道過年至少可以改變一點什麼的。即使改變不了人生一步步走下去，但是日子就變得晴朗可愛多了，就連長大也不那麼令人厭惡了。

2010/09/27

